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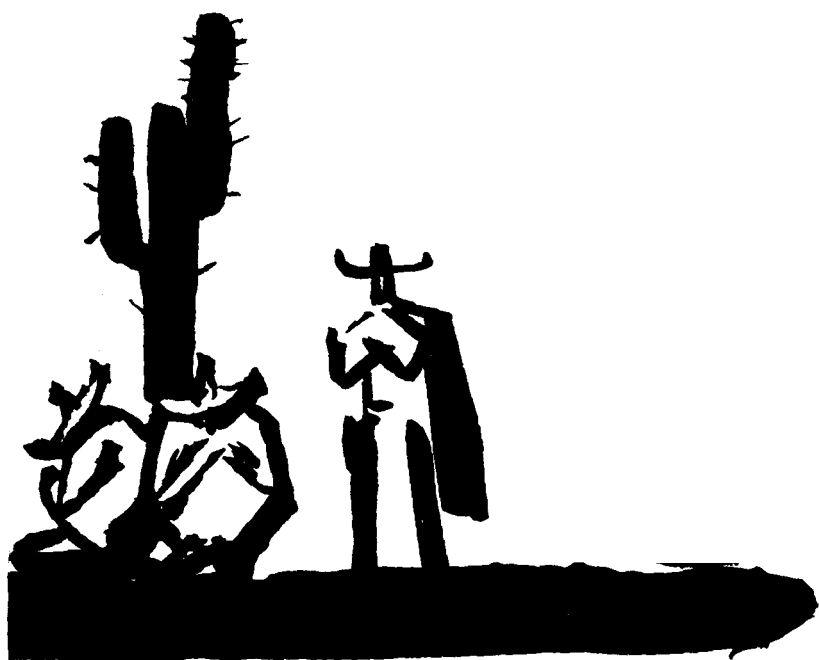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寿彭

封面设计：张守义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28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14 插页 2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书号 10019·3002

定价 1.05元

前 言

目前称为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自从十六世纪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后，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受到残暴的摧毁。在延续三百多年的殖民时期，逐渐发展起以西班牙语（在巴西则是葡萄牙语）为主体的拉丁美洲文学，其内容和风格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主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由于残酷的殖民压迫，在印第安人、印欧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黑人和土生白人中间，民族意识日趋高涨，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独立战争。现代拉丁美洲各国就是那个时期先后建立起来的。伴随着政治上独立运动的发展，文学艺术也逐渐摆脱了对宗主国的依附地位。拉丁美洲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

从那时起，拉丁美洲文学较多地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影响。在法国兴起的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很快地在拉丁美洲得到反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接踵而至，在拉丁美洲文坛上造成五光十色的繁荣局面。如果说，一开始这些“舶来品”只不过是简单地模仿和移植，后来，却被越来越多地注入了拉丁美洲的乡土气息，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拉丁美洲文学，引起了

整个西方文化界的普遍重视。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被公认为杰出的现代主义大师，他以韵律的音乐美、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比喻，为诗歌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小说的创作是从独立战争之后才开始广泛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独特的拉美风格的。在表现手法上，小说创作虽然也不断地借鉴欧洲和美国的各种流派，但是在题材方面，却比诗歌更直接更深刻地扎根于本大陆的现实。即使在《玛丽亚》这部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拉丁美洲翻版的小说中，作者豪尔赫·伊萨克斯也生动地再现了哥伦比亚的乡村风光，如实地刻画了拉丁美洲人的心理和习俗。至于多明各·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在《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中对阿根廷邦巴斯草原和众多的加乌乔典型的描绘，《秘鲁传说》的作者里卡多·巴尔马所勾勒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利马社会，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在《旋涡》中展现出的热带森林里橡胶采集工人的苦难，以及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以象征手法在《堂娜芭芭拉》中所渲染的粗犷不驯的拉丁美洲大自然对人们的残酷无情，则更无一不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但是，只有当作家们发现了印第安人、印欧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和黑人，并让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声呐喊的时候，他们才向全世界揭示出拉丁美洲的真面目。为数众多的小说家披露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蹂躏和压榨，其中杰出的作品有：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弗恩

特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豪尔赫·伊卡萨(厄瓜多尔)的《瓦西蓬戈》,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玻利维亚)的《青铜的种族》,西罗·阿莱格里亚(秘鲁)的《广漠的世界》。在愤怒控诉对印第安人的种种暴行的同时,不少的小说也记叙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墨西哥的革命小说比较广阔地写了这方面的题材。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小说《在底层的人们》就是以革命运动的无名领袖为主角的,而马丁·路易斯·古斯曼则在《鹰与蛇》中集中刻画了农民革命英雄潘乔·比利亚的形象。

拉丁美洲文学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不可能在这里作详尽的介绍。随着我国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一向善于学习的中国人民,也将越来越多地从拉丁美洲人民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为了在较短的篇幅里,通过具体作品向国内读者展示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个侧面,我们选译了这部《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其中收集了十八个国家的三十四篇作品,包括了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百多年。这些作品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的流派,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世界主义等等。题材范围也很广阔,涉及到独立战争之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对于各种社会弊病和腐败现象的揭露,大自然对人的残酷无情,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悲剧,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和他们的反抗,以及外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等等,总之,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近百

年来拉丁美洲社会的场景，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状是不无裨益的。

限于译者的思想水平和语文水平，无论在选材、编排和译文方面都大有认真商榷的余地。种种不足之处，尚待读者批评指正。

董 燕 生

目 次

前言 (1)

墨西哥

无主的怀表

.... 何塞·洛佩斯·波尔蒂略·伊·罗哈斯 (1)

危地马拉

老牛

.....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31)

洪都拉斯

另一笔交易 埃利塞奥·佩雷斯·卡达尔索 (40)

疟疾 维克多尔·卡赛列斯·拉腊 (47)

萨尔瓦多

捕鱼 萨尔瓦多尔·阿茹埃 (54)

赠送土地 马努埃尔·阿吉拉·查维斯 (60)

尼加拉瓜

遭受毒刑的人 马诺洛·夸德拉 (71)

圣德尔莫村的猴子

..... 利桑德罗·恰维斯·阿尔法罗 (78)

哥斯达黎加

莱文塔松河上的黑女人

..... 法维安·多夫莱斯 (94)

古巴

鲨鱼鳍 恩里克·赛尔巴 (104)

多米尼加

女人 胡安·包什 (115)

波多黎各

一只打不开的铅盒

..... 何塞·路易斯·贡萨雷斯 (119)

委内瑞拉

灰色的故事... 马努埃尔·迪亚斯·罗德里盖斯 (128)

奥斯瓦尔多 安东尼奥·阿赖斯 (136)

雨 阿尔图罗·乌斯拉尔·比埃特利 (154)

哥伦比亚

“守儿”和我 ... 埃杜阿多·阿利亚·苏阿莱斯 (172)

招工 托马斯·巴尔加斯·欧索里奥 (180)

头等车厢 阿古斯特·莫拉莱斯·皮诺 (188)

我要求发言 拉法埃尔·古依萨多 (205)

干旱 马努埃尔·梅希亚·巴耶霍 (220)

厄瓜多尔

可怜的母亲 霍阿金·加耶戈斯·拉腊 (233)

秘鲁

卡里斯托·加尔门迪亚 …西罗·阿莱格里亚 (241)

陡岸底下 ……胡里奥·拉蒙·里贝伊罗 (250)

来自天边的孩子

……………恩里克·孔格腊因斯·马尔廷 (282)

智利

奇罗埃人欧泰之死 …弗朗西斯科·科洛亚纳 (297)

靴子下的面包 ……尼高美德斯·古斯曼 (314)

玻利维亚

印第安人的惩罚 …里卡多·海梅斯·弗莱雷 (324)

井 ……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 (330)

阿根廷

屠场 ……埃斯特万·埃切维利亚 (351)

巴拉圭

俘虏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 (373)

地道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 (383)

乌拉圭

二十一天 ……恩里克·阿莫利姆 (392)

本托斯·萨格雷拉的恋爱故事

……………哈维尔·德·比亚纳 (398)

合同工 ……奥拉西奥·基罗加 (418)

作者简介 …… (432)

无主的怀表

〔墨西哥〕何塞·洛佩斯·

波尔蒂略·伊·罗哈斯

—

“再也不能容忍这些记者如此狂妄下去了！”法官堂菲力克斯·森德哈斯喊道，一面怒气冲冲地用刚刚读过的报纸敲打着桌子。

堂菲力克斯是一个中年人，约莫在三、四十岁之间。他身板粗大，肤色红润，圆脸庞，大胡子，长鼻浓眉，目光炯炯。他的性格也和他的相貌一样坚强有力。他讲起话来总是气壮声粗，咄咄逼人。他在跟别人争论时，那种盛气凛人的样子，完全是一副教训人的架势，不容反驳；他总是有理，要么就强词夺理。如果有人竟想争个青红皂白，他立刻暴跳如雷，于是谈话变成了齟齬，而齟齬又很快升格为争吵。甚至可以认为构成他的物质是某种烈性炸药，任何一点微微的摩擦，任何一个轻轻的碰撞，都能使他发火爆炸，燃起一团骇人的熊熊烈火；他就是这样一个乔妆成人形的危险的雷管。

午餐期间，他很少和妻子奥提里亚说话，只是全神贯注

地读报,而且越是读到使他大动肝火的地方,就越是不忍放手;因为他的脾气暴躁到了如此程度,甚至要故意寻找吹胡子瞪眼的借口和机会。

他从报上读到,那些胡涂乱抹的狗文人(这是他对记者们轻蔑的称呼),每天不间断地披露出一起又一起的盗窃案,全都发生在城里的各个地方,作案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却都是那样触目惊心,从而在这座大都市中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似乎使它已经变成了荒凉驿道上的三岔路口。打家劫舍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光天化日之下盗贼们在通衢大道上为非作歹;他们是如此地气焰嚣张,甚至在市中心区公然作案。据传说,有两三位女士的手提包被抢去,另外几位的镯子和戒指也分别从她们的手臂和手指上被夺走,还有一位贵妇人的金刚钻耳坠被猛然揪下,她那双漂亮耳朵的粉扑扑的耳垂从此一分为二,更确切地说,一分为四。这些惊人事件的连续发生及其猖獗程度,表明在墨西哥有一伙匪帮,甚至可以说有一个暴徒集团,他们犹如恣虐于荒郊野岭,无所不为。

森德哈斯读完了报上的消息,气得火冒三丈,看来简直可以在他身上烤熟蚕豆了。他差一点暴跳起来,象一头插满五颜六色小旗的野牛一样咆哮一阵。

“必须让他们停止这些胡言乱语!”他一连重复了几遍,同时用力拍打着报纸。

他的妻子,就象惯于生活在火中的蜥蜴一样,对这种经常暴发的怒气早已习以为常(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适应环

境的法则)。她虽然感到已处在雷鸣风吼的氛围中,却丝毫不动声色,而是心平气和地规劝说:

“菲力克斯,你难道不觉得,比起写文章的人,那些强盗不是更可恶吗?”

她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八岁左右,浅棕色的皮肤,模样可爱,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平直的头发不是梳成希腊式,就是罗马式,或者上帝喜爱的其他漂亮发式,而且总有几络微微卷曲的头发覆盖在耳朵上面。

这时她丈夫向她投去的目光,简直可以被画家描绘成从双眸中射出的两道灼人的火光。然而森德哈斯喷洒过来的热流却并没有使她感到些许不安,她继续不动声色地喝着茶。

“奥提里亚,你怎么也这么说!”法官先生提高了他那深沉的男低音,“难道这些卖身投靠的笔杆子们还不够让我生气的!天天都是些老调子!不是这儿被抢了,就是那儿被盜了,没完没了。这么说,在我们首都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安然度日了……!就算是有十万盗贼一下子涌进城里,也不至于如此!我看呀,统统都是些胡说八道,他们写出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耸人听闻,多卖点钱。”

“请原谅,亲爱的,我倒觉得记者先生们应该谈论这些事情,我看这样做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

“就实际情况来说,未免过于夸大其词了。”

“这可难说。”

“这一点我很清楚,你当然不知道。如果事情真象报纸

上所大肆渲染的那样，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控告盗贼和小偷的诉状……可是在我们法院里却很少见。”

“只要警察少偷点懒，这种东西会多起来的。你说是吗？”

“我看未必。”

“咱们等着瞧。”

禀性温顺的奥提里亚很容易就平息了激荡在森德哈斯胸中的暴风骤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是人所共知的常理。俗话说：急性子磨不过慢性子，就象子弹穿不透羊毛褥子一样。

“就算是这样吧，”丈夫最后只得讲和，“莫非你认为这些狗记者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法官身上也是对的了？让他们去活剥宪兵，生吞警察！可是，我们法官呢？我们跟这些鬼事情有什么相干？他们干嘛老缠着我们！”

“拖拖拉拉，颠三倒四的法官比什么都糟糕，菲力克斯。”

“可是我从来也不拖拖拉拉，颠三倒四。你是说我吗？”

“上帝保佑，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甚至连想也没想过。我知道你是个正直而勤恳的人；可是你的同事们……你的同事们究竟怎么样？”

“我的同事们……就那个样。有的好，有的坏。”

“那就对了，看来有些人还是需要提醒一下的。”

“让他们去提醒别人好了。可是干嘛冲着我来？你说说，我亲爱的，这儿说的这个蠢娘儿们（他指了指报纸），偏

偏要卖弄风骚，在脖子上套个什么珍珠项链，结果在中午十二点做完弥撒离开教堂的时候，被人抢去了。这难道也是我的过错？”

“当然不是；可是报上也没说你啊。”

“只不过没有指名道姓就是了，可我觉得是在说我，因为他们议论的是我所在的机构。”

“这算什么机构？你又没有参加自卫军。”

“我属于尊严的司法机构。”

“也不过如此，你犯不着操那个闲心。”

“不，夫人，不是操闲心，因为他们总是嘀咕着，喊叫着，而且不断重复着：‘这些法官先生们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他们每天都放走一个强盗！’还有：‘这些懒汉！所有的案件都被心安理得地束之高阁！’如果就这样一概而论，那么任何一个法官都必须睁大自己的眼睛。而且，只要有一点人之常情，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攻击毫无道理。说我们每天放走一个强盗，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案件又怎么能束之高阁呢？如果每天都有赦免，很显然就说明案件没有束之高阁。再说，要是案件都束之高阁了，就无法心安理得。怎么能说心安理得地束之高阁？这些记者是一帮蠢驴，他们连自己究竟想捞到什么也弄不清楚。”

堂菲力克斯经常从思辨的高峰急转直下而大发雷霆；他惯于舍本逐末，文不对题；但是他根本不管这些，他要的就是乱冲乱撞，乱砍乱杀，就象一头钻进丛林的野牛。

“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他的妻子说，“这段文章是写

得很糟。”

“你承认我是对的？”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你别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你好好尽自己的责任，不要轻易饶恕有罪的人，你应该不停地工作，其他的事只好听其自然。”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样做的，我并不需要别人用鞭子抽打。可是听其自然不等于放纵越轨行为。”

奥提里亚本想反驳他说：“难道你还想当救世主！”可是她怕森德哈斯受不了这个玩笑，于是只笑了一下，就大声说道：

“那么你想干什么呢？”

“给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好好教训一下这些臭文人。”

“菲力克斯，我要是你的话，决不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简直是捅马蜂窝。”

“我就是要捅马蜂窝。”

“我看也是，不过那你就难免叫马蜂蜇了。”

“我不怕马蜂蜇。”

“如果真是这样，你干么去管报纸上那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呢？”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森德哈斯觉得进退两难，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改变策略，大声喊道：

“最叫我生气的是，不光是女人，就连堂堂男子汉也自